



“树木开花，谓之华。”由一盛开花朵的原始象形字演变而来，华夏民族的邦国之名可谓藏尽了对花的偏爱。即便是在细雨纷纷的清明时节，再多的清冷孤寂怕也抵不住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盎然生机。

顺应时令而生发，一树树深深浅浅的花蕊从枝头绽放，因“百花”成名的百花岭自是不甘落后。从半山下到谷底，再回环着往上，漫山遍野的花儿映着雨林、青天与春水，一路奔跑肆意打滚，仿佛是为了慷慨成全这场春天的盛宴。

如此繁花似锦，也算得上不负“百花”之名。



黄婵。

百花岭春来百花开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李梦瑶 图\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

清明一候桐始华

百花岭又名“白花岭”，之所以得名，一说是遍山长满白花。若是清明谷雨时节上山，便知这话一点不假。

驱车穿行在蜿蜒山道，一路满目青翠层层铺染，深深浅浅的绿意中，一簇簇白花兀自开得蓬勃酣畅，傍于沟谷，立在山野，将苍茫的天地渲染出几分清雅。下车后徒步靠近，发现白花朵朵如铜铃状挂在树梢，内里却透着淡淡的紫粉色。

经随行的海南植物专家黄青良科普，方知此物唤作“木油桐花”。

缀满枝桠的木油桐花盛放时，远看山林枝头如纷纷冬雪，炫烂得令人陶醉。只是它们往往生长于山野乡间，“满院桐花鸟雀喧”的景致，城里人难得一见。清明过后气温回暖，一阵阵和煦的春风吹过，木油桐花扑簌簌落下，就像是四月天里下了一场雪。

信奉“天人合一”的古人，将清明节分为三候：一候桐始华；二候田鼠化为鴽；三候虹始见。桐始华，即是清明的第一花信，喻示着三春之景到清明绚烂至极致，但同时由盛转衰，既是春景最盛时，也是春逝的预示。

清明一候桐始华，指的是泡桐的花朵。虽说与木油桐花既不同科也不同属，二者之花在外部形态及花期上却有诸多相似之处，因此把木油桐花当作百花岭自然时序的物候标记，也未尝不可。

尽管花姿惹人醉，木油桐却并非“等闲之辈”。唐《本草拾遗》记载：“瞿子桐，有大毒，压为油，毒鼠立死。”文中所提及的“瞿子桐”，即指油桐。

由此，木油桐花之美，远观即可。

花开花落时光流转

百花岭的春分两色，蓬蓬勃勃的木油桐花独占一半，另一半则被竞相绽放盛放的百花抢了去。

茫茫遍山的白色桐花中，偶尔夹杂着几树猩红，花朵宛如飞凤，有头有尾有翅有足，正是金凤花开。不似桐花清冷，金凤花树高达3米，花冠橙红色，边缘金黄色，如火焰蝴蝶般常年于枝头盛开，是热带地区最有价值的观赏树木之一。

因花开满树同似火，常有人将金凤花与凤凰花弄混。细细辨认后还是能发现，凤凰花花瓣呈红色，花丝对比花瓣长度较短，而金凤花的花色到底平淡了些，却又凭着远伸出于花瓣外的花丝，更显俏丽。

人们常说海南有土就长树，有树便开花。漫山遍野的热带雨林里，红的、紫的、黄的花儿，争相从枝桠间探出头，初见是含苞的娇羞，细看时眼前便是大片的彤彤如霞。别看当下开得热闹，但凡碰上一场稍大些的风雨，只需一夕，眼前的绚烂立刻凋零。

伫立于百花岭半山腰的一树树木棉花便是如此。早春二月，红艳艳的木棉雀跃地开满枝头，阳光透下来，一地碎碎跳动的光影。若论花论果，木棉算不得多么特别，只是被赋予“英雄花”的深意后，便能引人思绪万千。

百花争春之中，一朵一枝各具风情。四时流转更替，一树树的花开花落里浓缩万物衰荣，同样也载满人们的愁思与欢愉。

下转B11版▶



扭子果花。